**由阅读卢卡奇的物化而产生的对中国大学生物化的个人思考**

10235101477 张建夫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中，卢卡奇（Georg Lukács）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物化**（Reification）。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化是指人类的社会关系、劳动成果和个体存在方式被“物”的逻辑所支配，最终转化为一种客观的、外在的、具有市场交换价值的存在形式。卢卡奇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改变了人类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也深入塑造了人类的意识结构和社会制度。在物化逻辑的作用下,劳动成为一种商品，劳动者的价值通过市场价格来衡量, 社会关系被市场逻辑重塑，人与人的互动被异化为市场交换和竞争关系, 政治、文化、教育等社会制度按照市场规律和绩效原则进行组织和运作。

这种物化逻辑个人认为在当代中国大学生中相当常见。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教育资源配置的竞争性加剧，优绩主义（Meritocracy）逐渐成为大学教育的主导逻辑，保研制度则成为物化逻辑在教育领域的典型表现，学生的学业表现被绩点（GPA）、竞赛奖项、科研成果、社会实践等“量化指标”所定义，教育过程不再被视为个体成长和思想探索的过程，而是被塑造成一种“市场竞争机制”。学生之间的关系从合作和互助转变为竞争和攀比，他人的存在成为自己在市场体系中争取优势地位的障碍。

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大学生为了获取有限的保研名额和更强的市场竞争力，被迫投入到绩效竞争的洪流中。优绩主义成为衡量学生成功与失败的重要标准，而这种优绩主义正是资本主义市场逻辑在教育制度中的物化表现。

为了更好的说明物化理论在当代中国大学教育的中的作用，我将从物化理论的三个方面(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paperinformation?paperid=107065#return3)来阐明我的观点：

1. 资本主义经济的物化——学习和教育成为市场竞争的工具，学生的价值被绩效表现所定义；
2. 资本主义制度的物化——教育体系按照市场逻辑运作，绩效成为教育资源配置的基本依据；
3. 人与人之间的物化传染——学生之间的关系被绩效竞争所扭曲，互助与合作让位于竞争和攀比。

第一，资本主义经济的物化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本质在于“市场交换”，劳动的价值不再体现在创造力和主体性的实现上，而是由市场规律和价格体系决定。卢卡奇指出，在这种经济体系中，劳动者的主体性被剥夺，劳动成果被市场化和商品化，人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物的关系”。

我认为，学生的学习和成长过程正在经历类似的“商品化”转变。成绩、奖项、科研成果被视为市场中的“稀缺资源”，成为学生竞争的核心对象。以华师大的选课为例，每个学期很多同学选课前都会主动收集课程难度，老师给分怎么样之类的信息，这样做本质上就是将绩点视为一种商品，为了得到这个商品，学生不得不竞争好得绩点的课。此外，学习的目标不再是知识的探索和自我成长，而是通过积累绩效来增强“市场竞争力”。在竞赛、科研和论文写作中，学生往往以“提高绩效”为目标，而非真正理解和探索知识。以我参加美赛的经历为例，为了能尽可能提高论文的质量，我们只会临时学习某些知识，而并不深入学习这些东西。最重要的是，学生的价值不再由个体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来定义，而是通过绩效表现和市场认可度来衡量。在现如今的大厂求职中，个人简历成为“市场简历”，奖项和绩效成为市场交换的筹码，绩效表现和市场认可度将学生绑架。在这一过程中，学习成为了一种“商品”，知识成为了一种“资本”，而学生则成为在市场逻辑中进行资本积累的“工具”。

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物化方面。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不仅在经济领域中导致物化，也在制度层面重塑社会结构。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教育和政治体系都按照市场规律进行组织和运作，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的分配都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来实现。

在中国大学的教育体系中，高校的排名，高校的学术成果评估等正是这一制度物化的体现。学校为了在全球排名中保持竞争力，被迫投入大量资源用于提升“排名指标”——如发表高影响因子论文、引进国际知名教授、提升毕业生就业率等。 某些高校在研究方向上，优先选择“易发表”的研究领域，而非真正具有学术突破或社会价值的研究领域。同时，教师的学术活动被排名指标所支配，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被市场逻辑所驱动。例如兴起的人工智能，之前对这个方向完全没有经验的老师也会试图让自己发表的论文与人工智能扯上关系，这也是被市场逻辑所裹挟的原因。

第三，人与人之间的物化传染方面。卢卡奇指出，在物化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被市场逻辑所侵蚀，人与人的互动不再是建立在主体性和平等基础之上的合作关系。

我将从两个点来说明这个。

第一个点是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协作与竞争。

现代大学教育中，合作是被鼓励的——组队比赛、科研项目、小组汇报等，但在绩效压力之下，合作关系逐渐趋于策略性与工具化，其中最大的表现就是我们在选择合作对象时，往往不是基于“志趣相投”或“相互信任”，而是基于对方的“能力评估”与“是否有助于提高成果（这在本人参加的一个比赛中得到了验证，我和我的队友不是基于队长的关系（一般来讲是比较熟悉的人之间组队，不太会因为一个人能力不行就踢掉，只要不摆烂我觉得都ok）选的，而是通过专业内的绩点排名，有点过于地狱了，，，）。另外一个表现是在各种比赛、科研项目中，“找大佬”“蹭学神”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合作关系被简化为“获取更高绩效”的手段。所有人都想找能力强的人做队友，却并不是因为想从这个人身上学会什么，而是赢得比赛或发出论文。还有可能的一点（一些极端的合作中有）是团队中的“抢队长”现象，队长往往能在奖学金加分中得到更好的分数，而实际的参赛过程则是队长与组员们分担，队长有时并不担任主要任务。

有合作必有竞争，而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竞争也是加剧人与人物化传染的重要推手。绩点竞争是我要第一个指出的，绩点成为评判学生能力和价值的核心标准。课堂中的“提问”“汇报”“展示”逐渐从学习方式变成争取加分的竞技场。学生在意绩点，自然会主动参加提问，汇报等环节试图加分，这个过程会使这些环节的初衷丧失。另外一个是信息差的问题，一些学生在竞赛报名、推免准备等方面刻意隐藏关键信息，甚至出现“内卷式敌意”——害怕自己的合作对象变成未来的“竞争对手”，以大一的奖学金评比（实际上是在大二上评比的，用的是大一期间的成绩）为例，有些同学即使在其他同学询问其是否参加过比赛时会有点回避，有点害怕让人发现自己参加比赛的感觉。

这两种的合作与竞争使人与人之间不再是共同成长的伙伴，而是可能威胁自身绩效地位的“潜在敌人”。

第二个点是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合作与对立。

传统上，学生与教师的关系应建立在教育、启发与关怀的基础之上。然而，在绩效逻辑的驱动下，这种关系也发生了明显的“物化转化”，从学生角度上看，学生将教师视作“获取保研推荐信”“进组实习机会”“挂名论文作者”的资源型人物，关系建立的动机更多出于功利考量。而教师则倾向于挑选“绩效潜力高”的学生协助完成科研任务、撰写论文，以提升个人成果数量，形成科研“流水线”式协作。这个里面是相辅相成的合作形式，为了论文或比赛的排名，两边（学生和老师）都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这个里面就使学生老师物化成生产论文和排名的工具，而不再具有主体性了。

另外一个方面，两者之间存在物化的对立。在某些课程中，学生抱怨教师“不给分”“不理解压力”，即使该教师是公平公正打分的，也会比那些考试前泄题（大泄特泄，有些老师）风评要低，这就造成了劣币驱除良币的结果，所有人都想要绩点，而不关心真正学到了什么，最终就是高等教育的失败。

写了三个方面的物化，写的最得意的还是最后一个人与人之间的物化传染，这个是我上这个课以来想得最多的部分（资本主义啥的，对我来说还是太难懂了），它太反应当代华师大学生的现状了，之前我遇到的很多事，有时感觉不是很对，但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把物化一套进去，就可以轻易解释里面的很多事，甚至是社会上一些热点事件（虽然解释出来并没有什么用，重要的还是改变世界，对吧），至少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明白”了一些东西，知道了那些令我感到不安的东西的真面目，希望以后对抗物化能更大胆一些，总是为现实折腰对心理健康不好。总结大概就这么多，希望物化现象只减不增。